

OUGEYUHUICHI



証歌と撰斥

宋振庭



.44元

还书

讴歌与排斥

宋振庭

天津人民出版社

讴歌与挥斥

宋 振 庭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 1/4 插页1 字数116,000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000

统一书号：3072·646

定 价：0.44元

挫万物于笔端

——《讴歌与挥斥》读后（代序）

王 朝 闻

宋振庭同志这本文集，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从大处着眼，在小处落墨。这种大与小的对立统一，符合读者对杂文的特殊需要。

几乎可以这样说：集子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涉及应当怎样做人这个重大的问题。但在写作方式和写作态度方面，好象是在和朋友谈天说地，用商量的口气和读者作平等的互相探讨。作者往往寓判断于从容的叙述之中，没有打官腔，不用教训人的口吻，更不是靠引用“语录”之类的名言来吓人。作者一再谦虚地谈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与那种老子一贯正确的文风和学风不大相同。用来说理的论据，包括作者自己儿童时期的经历。尽管每个读者与作者的经历并不雷同，但这种不拘一格的写法，读起来使人倍觉亲切。我是四川人而不是东北人，文章里那些东北大白话为什么也会使我感到亲切呢？看来主要是作者那种尊重读者的态度在起积极作用。

一提到杂文，我不能不联系到匕首和投枪。这本文集反复打击着形形色色的极左思潮和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但这种打击，并不靠剑拔弩张，而是举重如轻，委婉动人的。许多年来，我国流行着一种吓人战术。思想斗争仿佛不板着面孔，不咬牙切齿，就丧失了立场；其实，那种外强中干的八股调儿，是一种以压服为动机、缺乏说服人的自信的表现。本来，严肃的思想内容与轻松活泼的形式的对立统一，是我国小品文的优良传统；但是这种传统长期受到压抑，好象将要失传似的。大而无当的断语满天飞，简直是一种精神上的灾难。相反，这本杂文集里的文章，如《我与书》等篇，读起来觉得既有益又有趣。其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我国散文传统的创造性的继承。作者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没有感到满足，他在《对怎样写杂文的一点看法》里说：“内容和风格过于偏于一律，不够多样……”作者向自己的写作提出了这么严格的要求，不等于是他对自己既有成绩的否定。仅就文风来说，把这些文章看成是对于长时期在我国流行的八股调头的一种批判，也不能说是过高的估计。

这本文集中的《变两代人之间的隔膜为友爱》，是我读作者杂文的开始。文章谈到老年人与青年人交心之难，为了消除隔膜，老年人比青

年人更应该主动；反对只看到青年人的弱点，而忽视老年人的弱点。与读者交心的这篇文章，在《文汇报》和《中国青年》发表之后，引起了青年读者热烈的反响；这，证明了作者为消除两代人的隔膜的努力有了成效。即使老年人与老年人之间，青年人与青年人之间，某些旧的隔膜还继续存在着，新的隔膜也不断地在产生；作者消除隔膜的努力，应当说符合加强被破坏了了的团结的迫切需要，那现身说法的态度更是感人的。

在我看来，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的形成，不决定于双方年龄的大小。这本文集里的《时间单位是“半天”还是“小时”》一文，岂不是已经说明隔膜的存在复杂性吗？我读了这篇文章，对于那些不惜浪费时间，不解决任何问题的会议更加感到不满。如果说我的不满也是一种隔膜，它的消除就不得不经过思想斗争。斗争不等于吵架，但是我们对于通过会议所体现的形式主义思想，怎么可以熟视无睹？每个人的一生，究竟没有无限的“半天”。许多人同时浪费自己的一个“半天”，加起来有多少个人之一生呀？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为什么会议的组织和参加者，竟然这么大手大脚，不惜浪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列宁早就指责过开会迷，究竟为什么至今它还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那些彷彿不长篇大论，就不足以表现自己重要的报告；那些彷彿不重复别

人的见解，就不足以表现自己存在的发言；那些仿佛在借机会练习普通话、提高口才、培养耐心的夸夸其谈……对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究竟能产生什么好作用？难道这是可以继续轻视的现象？这种见惯不惊、到处存在的现象，的确有必要利用杂文等形式来引起大家的重视。说来可笑，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在说，一定要把林彪、“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抢回来，同时，又偏偏用长而空的会议来消磨岁月。对于时间和生命的关系等问题，是否也应当讲讲运筹学呢？究竟这种拖拖拉拉的作风，要等到哪年哪月才会向我们说一声“永别了”呢？

这本文集涉及的生活面很广，例如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议论。在《致友人·谈文艺》一文里，作者指出：“文艺界当前还应该继续清除极左路线流毒，还要坚持解放思想，打开禁区，搞出更加生动活泼的局面。”这话说得很对，因为繁荣文艺的阻力的确不小。而且，我以为它对于不是从事文艺工作的读者，包括把说废话当作必要的工作的读者，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相信，当读者读了《唯一律癖》，或者读了《为什么讨论不起来》……之后，很有可能从这些反对形而上学思想的短文，受到有益于四化和每个人自己的思想建设的启示。这篇文章所谈到的“唯一律法”和“削平机”，它们所起的消极作用，何尝

只限于文艺工作。关于这一切，我相信别的读者可能比我能写出更深切的感受来的。当然，倘若某些读者象《懒汉中的一种》一文所批评的那样，“只着忙要知道结论……”，那么，这种读书态度对于《我与书》这种现身说法，这种动机、态度和方式都应当肯定的文章，也许不免还会感到隔膜。只有破除这些年来形成的教条主义等等习惯势力，才能从《我与书》这些好文章中，学习到有益于自己进步的态度和方法。如果说这篇破除教条主义的文章也是一种“软刀子”，那么，我欢迎这种能够割除肿瘤的医疗器械。

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如果没有真理标准的讨论，如果没有解放思想的大好形势，这本文集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这本文集的出版，有益于小品文的发展。四化建设需要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需要有益于创造这种局面的小品文，象需要有助于安定团结的各种文艺样式那样。正如作者所说：“小品文虽然所论、所述、所评的范围不大，或指一事一情、一题一物，但是都应该从中引伸和启发人们联系到更深刻一些的思想……”如果“事物既没有经过作者更深刻一些的观察和分析，就不可能给读者深一些的思想启发。”这种看法是我们党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小品文问题方面的具体运用，也和古人所说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的道理是一致的。如何写，当然要影响写什么，但写什么却是如何写的决定因素，广大读者需要的不是任何心血来潮、信口开河的短文章。只要写作者的态度、方法对头，只要继续解放思想，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不为种种“妙论”所迷惑，前人所要求的“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小品文，一定会越来越繁荣昌盛。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八日

目 录

一

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他·····	(3)
从读史想到的·····	
·····	(7)
从《离骚》想到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12)
唯真知出大勇·····	(15)
直道与枉道·····	(26)
话的分类·····	(30)
“头朝下”·····	(33)
王明与“四人帮”·····	(36)
真的、假的和可怕的勤务员·····	(41)
要观察，更要思考·····	(46)
活着的、战斗中的老共产党员	
都应该象她这样·····	(50)
怀念艾教员·····	(58)
从列宁的故事想起的一道试题·····	(62)

二

变两代人之间的隔膜为友爱·····	(67)
唯以平等待人方可谈友爱	
——再谈“变两代人之间的隔膜为友爱”·····	(73)

应给道德、伦理、修养等问题也落实政策

——三谈“变两代人之间的隔膜为友爱”	(76)
复一位青年的信	(80)
让青春插上理想的翅膀	(83)
宏伟的进军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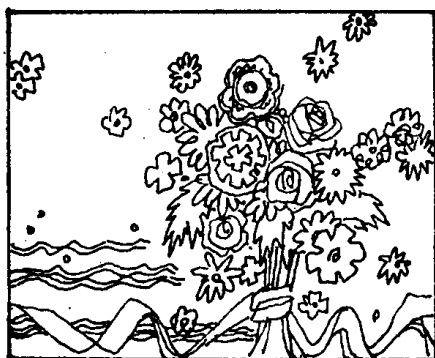
三

文艺与政治管见	(97)
致友人·谈文艺	(102)
我和书	(108)
对怎样写杂文的一点看法	(114)
从写信谈起	(118)
唯一律癖	(121)
谈“聚堆”	(126)
谈别钻牛角	(129)
要锲而不舍	(132)
大眼眶子的“批评家”	(136)
时代的笑声	(140)
孙悟空的行状	(145)
为什么人们这样喜欢“杨家将”？	(148)
争鸣与学派	(153)
写在《王庆淮画选》前的话	(156)
提倡可以，训人不行	(159)

四

思想解放问题札记	(163)
----------------	-------

写文章、讲话都得交心·····	(171)
做官还是做事? ·····	(175)
先识伯乐或先送伯乐上学·····	(178)
由刘品罚俸想到的·····	(181)
对准焦距·····	(184)
时间单位是“半天”还是“小时”·····	(188)
为什么讨论不起来? ·····	(190)
破除迷信·····	(192)
抓住今天,行动起来! ·····	(196)
“羡慕”的循环赛·····	(199)
一篇忽视不得的开支帐·····	(202)
懒汉中的一种·····	(205)
永远当小学生·····	(207)
种牛痘和吃补药·····	(210)
新年畅想曲·····	(213)
真理是很朴素的·····	(217)



—



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他

写完题目，自己先笑了。因为这很象“论足球和馒头的关系”一类的相声。把几样毫无关联的东西硬扯到一起，是因为这几个词语，前几年确含着多少人的辛酸，有的还是冤案，应该予以昭雪。而眼泪又暴露了一些人的可笑、可鄙行为。

在江青自封“旗手”的时代，电影上有过一则“马尾巴的功能”的笑话。那时他们好象真的抓着了一个笑柄，拿起这块石头得意洋洋地向“臭老九”掷过去！看那个教畜牧学的教师多愚蠢，竟然要讲“马尾巴的功能”！有些观众也跟着胡里糊涂地笑。可是果戈里就曾让他的剧中人物向观众大叫过：“你笑什么？你笑就是你自己！”人们在笑中，不是早就该存点戒心了吗？第一，这个故事有没有现实生活的根据？可信不可信？第二，教畜牧学的讲到“马”，到底可不可以讲讲马尾巴的功能？简单地介绍一下算不算是一条罪状？如果你不信，就请你回答：蝌蚪是有尾巴的，为什么长大成蛤蟆时就没了？牛尾巴

有什么作用？兔子尾巴为什么长不了？举凡生物还保存下来的器官，都有它存在的道理。有些动物的尾巴在跑起来时可以起“舵”的作用。最低也有轰走蚊子、牛虻的作用。如果毫无用处，拖着那么个累赘干什么？至于马尾巴，确实有它的“功能”。骑兵的马在冲锋时是一种形态，在小走、大跑或拐弯时又呈现多种不同的形态。这就足以证明马尾巴并不象江青的假发一样，仅仅是一种骗人的装饰，没有其它“功能”。为了区区此事，画马的徐悲鸿大师就曾花费大量心血，进行过观察和揣摩。但这些道理在“四人帮”横行时谁又敢讲？

再说蜘蛛。某医科大学一位老教授为研究蜘蛛也吃了大苦头！某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及其同伙，就因此判定他是吃饱饭没事干的“反动权威”。但他们哪里懂得此事与古生物学、地质学、找矿、找石油和防治病虫害有着很大的关系，研究它会给人类造福呢！他们哪里懂得，在反对细菌战时，指出美洲蜘蛛与亚洲蜘蛛的区别，对揭露美帝惨无人道的罪行起过很大的斗争作用，为国争过光呢！（这位教授不幸于前两天病逝，本文提到他，也含有我的悼念之意。）这些在“四人帮”横行时谁又敢讲？同那伙用花岗岩做脑袋的家伙，你是有理说不清的。

至于眼泪，大家知道：人的眼睛两侧都有个

泪囊，里边装着一种液体（可能是腺体之一），遇到一定的刺激它就会淌出来。古今中外，没淌过眼泪的人，大概不会有的吧。但啥时候淌，淌得好不好，是不是火候，这功夫和修养却大有区别。给我这个启发的，就是当年曾大肆嘲笑“马尾巴功能”，大肆辱骂“蜘蛛教授”的某些人。试看当日他们何等“革命”，何等得意，何等威风，又何等猖狂不可一世。可是“四人帮”一倒，他们就象扎了一针的皮球——瘪了。这时他们的泪囊仿佛也失禁，在大小会议上，常常淌出大量的泪水来。其中愿意痛悔的人，当然也是有的，但有的就令人生疑。鲁迅先生就说过，他怀疑那些常以眼泪骗人的，是否用了生姜或辣椒面。如现在有的人指天誓日地说，他和“四人帮”及其爪牙毫无关系，而且早就受他们“排斥打击”，说到这里眼泪就淌了出来，以此证明他的话是真的。可是说来也怪，有的越被“排斥打击”的人，官就越升得快而大，这是否和旧军阀说的“他妈的当连长，打四十军棍赏团长”一样？或此中另有诀窍，咱们不得而知。

读者也许要问：你写这篇杂文到底要说些啥？可直率地告诉同志们，我只是想说人们不要太天真。对“四人帮”及其爪牙，不管他说啥，都要想之后再下判断，再表态，甚至笑不笑，也得有点戒心，小心上当！对有些人要从他长期的